

论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郑长德

(西南民族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而西部民族地区的总体人力资本水平还很低,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知识差距”在不断扩大。通过制定缩小知识差距的发展战略,注重人力投资的制度创新,加大人力投资强度,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改革人才配置制度,就能有效地促进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关键词: 西部民族地区; 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1)03-0057-07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 of the West

ZHENG Chang-d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National College, Chengde,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driving power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total amount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west national minority area is still low and the knowledge disparity between this area and the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i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We will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HR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area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sures: Make a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rrowing the knowledge disparity. Lay stress o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people's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strength and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the investment of human capital.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mobility of labor force. Reform the allocation system of the talents.

Keywords: the west national minority area; human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凭借四种基本因素来促动。这四种基本因素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构成和技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最大的发展障碍来自于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短缺和人才配置的不合理,导致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低速度。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强化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投资,重点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社会服务,实现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民族地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收稿日期: 2000-04-21, 修订日期: 2000-12-15

作者简介: 郑长德(1962-),男,四川广元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生,西南民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经济、发展经济学和企业制度。

一、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引擎

经济发展受多种力量推动,其中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所谓人力资源开发,就是通过人力投资,包括各级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活动、健康保健的改进等,使人的技能和能力增加的过程。而包含在人体中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就是人力资本。理论和实践愈来愈有力地证明,正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非自然资源的丰缺或物质资本的多寡,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1.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教育包括学校正规教育 and 非学校教育两个方面。前者又可分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涉及到劳动者的识字能力、计算能力和一般知识与技能。通过普通教育使国民的觉悟水平提高,接受与采用新技术与新知识的能力提高,从而使生产率上升。高等教育涉及专门人才的培养,这些专门人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言而喻。非学校教育系指家庭和社会对人的示范、诱导作用,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会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本,例如守法精神、利他偏好、敬业精神等,这些都会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已得到众多的经验支持。丹尼森的研究是早期的代表,他的分析表明,美国1929~1982年经济增长,有约20%是由教育引起的,有31%是由知识进步引起的,两者合计可解释美国1929~1982年经济增长的50%以上^[1]。近期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这是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尔后增加的学年收益衰减为每年使GDP增加4%,或者说,其三年的教育总共可使GDP提高12%^[2]。巴罗的研究也具代表性,他对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研究证实,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和1960年的入学率成明显的正相关^[3]。更近期的代表是布莱克和林奇,他们对美国1990~1993年制造业部门和非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研究表明,工人受教育程度提高10%(相当于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能使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4.9%~8.5%,非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5.9%~12.7%^[4]。由此可见,教育对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2. 健康和营养的改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健康和营养的改善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贡献。直接贡献表现在健康和营养增强了工人的智力和体力,减少由于疾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以及延长在职工作时间,从而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效率,进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间接贡献表现在健康和营养的改善提高了成年人和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动力,从而提高了他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关于健康和营养的改进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他指出:“健康、饮食结构、衣着和住所的变化,能极大地影响吸收的能量转换成劳动产出的效率。传染病发病机会的降低增加了吸收能量中用于工作的比率。”这些因素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热力学和生理学基础。他估计,从1790年到1980年,英国人力效率提高了约53%。人力效率与营养的改进相结合,“似乎可能解释英国自179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大约50%。^[5]”总之,福格尔的研究表明,健康和营养的改进确实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3. 劳动者再培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本和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需要同劳动力新增的职业和技术技能有一个适当的结合。普通教育所产生的广泛利益仅能间接地与生产发生关联,而在特定职业方面进行的技能培训所带来的利益是迅速地和直接地与经济发生联系的。实践证明,凡是注重对在

职工进行就业后的再培训的企业,其生产效率就高,产品质量好,在市场中竞争力就越强,企业的发展就越快。

4. 人才的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不仅人力资本的总量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且人才配置对经济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人才在市场部门和非市场部门的配置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如果有才干的人成为企业家,进入市场部门,他们就会竞相开发商业技术,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结果,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反之,如果有才干的人进入非市场部门,参与社会福利分配而非福利创造,他们就不会增进市场机会,结果经济就会停滞。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当时社会上最有才干的人主要配置于非市场部门,而不是鼓励这些最有才干的人进入市场。

总结上述,人力资本是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资本,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在今天,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今后的经济发展是人力资本推动的发展,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二、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特征

我国西部地区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狭义的西部,包括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和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二是中义的西部,除上述十个地区外,还包括广西;三是广义的西部即大西部,除上面的地区外,还包括内蒙古。本文所指的西部民族地区是指广义的西部民族地区。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它们包括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及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即 8 个省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基本特征有:

1. 人力资源数量丰富,存量增长快,年龄结构轻,负担系数高

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这 8 个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1996 年有人口 17435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4.2%,其中在业人口 8836.8 万人,占全国在业总人口的 12.8%。因此,从绝对量上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是丰富的。

另一方面,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存量的增长速度快,不仅远快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普查,1982~1990 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 12.45%,1989~1996 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 10.07%,除内蒙古外,其余几个地区的增长率都超过全国水平(表 1)。与高增长相联系的是人口年龄构成轻,负担系数高,尤其少儿负担系数大。

表 1 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

		全国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人口增长	1982~1990 年 增长率	12.45	11.32	15.99	13.44	13.57	16.04	14.41	19.51	15.85
	1989~1996 年 增长率	10.07	8.72	10.55	12.18	10.80	12.96	10.91	14.51	16.16
从业人口 1989~1996 年 增长率		24.44	16.07	18.10	20.45	15.85	9.49	15.49	22.90	14.08
人口结构	0~14 岁	25.9	24.5	28.7	28.8	28.7	32.7	28.8	30.5	28.6
	15~64 岁	67.3	70.3	64.2	66.0	65.1	61.5	67.0	66.2	66.6
	65 岁及以上	6.8	5.2	7.1	5.2	6.2	5.8	4.2	4.3	4.8
少儿负担系数		38.5	34.8	44.7	43.7	44.2	53.2	43.0	46.8	4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7)、《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有关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1993,1997 年版。

2. 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不高,人力资本存量低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96年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中文盲半文盲比重大,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例如1996年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比例,全国为17.82%,而西藏高达61.13%,青海为42.14%,贵州为30.18%,云南为28.48%,宁夏为25.02%,其中女性人口的文盲半文盲比重更大(表2)。人口受教育程度1996年全国为7.5,而西部民族地区除内蒙和新疆外,都低于全国水平。详见表2。

表2 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与结构

			全国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文盲半文盲比例 %	1990年普查	全省(区)	15.9	15.4	10.6	24.3	25.4	44.4	27.7	22.1	12.8
		其中少数民族	30.8	17.5	21.0	43.1	45.5	72.8	62.7	49.7	24.7
	1996年抽查	合计	17.8	17.1	13.8	30.2	28.5	61.1	42.1	25.0	14.7
		少数民族	25.5	23.6	21.4	45.0	39.7	69.0	55.0	34.2	17.5
人口受教育程度 年	1990年普查	合计	5.5	5.7	5.3	4.1	4.1	1.8	4.4	5.4	5.6
		少数民族	5.3	6.7	5.8	4.2	4.0	1.8	2.9	3.9	5.6
	1996年抽查	合计	6.4	7.1	7.6	5.7	5.6	2.9	4.9	6.5	7.2
		男	7.5	7.6	7.3	6.7	6.4	3.2	5.7	7.3	7.5
		女	6.1	6.6	6.1	4.6	4.8	2.6	4.0	5.7	6.9
人力资本结构 1996年	受教育构成 %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15.6	15.1	11.9	26.4	25.3	56.2	39.6	22.2	13.7
		小学	41.3	36.8	49.8	42.9	46.8	35.9	31.1	34.7	42.1
		初中	31.5	32.8	30.5	21.6	20.0	6.5	19.1	29.4	27.0
		高中	9.4	12.3	7.1	7.3	6.2	0.9	8.0	10.4	12.4
		大专以上	2.2	3.0	0.74	1.9	1.6	0.4	2.2	3.3	4.8
	每万人口学生(人)	小学生	1112	1007	1391	1376	1170	1165	942	1205	1363
		中学生	469	494	471	319	330	143	395	531	476
		大学生	25	17	14	10	13	14	16	20	26

注:每万人口学生数指在校学生数。资料来源:同表1。

3. 农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低,人力资源的二元结构典型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经济,其经济结构上的典型特点是二元化。一元是技术落后,生产率低、自我雇用的传统经济部门,包括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分工与交换不发达;一元是由国家移植的技术比较先进、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大工业经济,而且这两个部门之间长期互不关联。与这种二元经济相联系是人力资源的二元结构。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几个西部民族地区农业户口人口占总人口都在70%以上,个别地区近90%。在劳动力人口中,农业劳动力占60%以上,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在70%以上。

4. 人力资源配置表现为就业结构单一,分工程度低

从人力资源的产业配置看,第一产业比重高,多数西部民族地区在60%以上,其次是第三产业,最低的是第二产业,有的地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在10%以下。这与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形成对比。从城乡配置看,乡村劳动力在多数西部民族地区占绝对比重。在乡村内部,由于农村非农业不发达,农业产业化低,农业劳动力在多数地区占农村总就业的比重在80%以上;城镇就业中,国有经济单位的就业比重居高不下,不仅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且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3)。由于就业结构比较单一,行业和职业的多样化程度低,分工不发达,表现为分工度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几个西部民族地区都低于全国水平。正是由于

分工度低,限制了交换和市场范围的扩展,从而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表3 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配置

%

		全国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产业配置	第一产业	50.5	52.4	66.2	73.0	75.3	76.2	60.5	57.6	56.4
	第二产业	23.5	21.5	11.7	9.9	9.9	4.8	17.4	19.1	18.0
	第三产业	26.0	26.1	22.1	17.1	14.8	19.0	22.1	23.3	25.6
	产业分工度	0.62	0.61	0.50	0.43	0.40	0.38	0.55	0.58	0.58
城乡配置	城镇	28.8	42.1	17.4	14.7	16.2	19.0	31.7	32.5	52.5
	乡村	71.2	57.9	82.6	85.3	83.8	81.0	68.3	67.5	47.5
城镇	国有经济单位	59.4	70.4	70.6	73.7	76.3	75.9	79.2	77.5	80.5
	非国有经济单位	40.6	29.6	29.4	26.3	23.7	24.1	20.8	22.5	19.5
	分工度	0.65	0.47	0.47	0.43	0.40	0.39	0.35	0.38	0.34
农村	农业劳动力	64.6	48.4	77.0	92.3	78.7	97.8	91.2	69.4	67.8
	非农业劳动力	35.4	51.6	23.0	7.7	21.3	2.2	8.8	30.6	32.2
	分工度	0.50	0.55	0.37	0.15	0.35	0.04	0.17	0.45	0.48
行业分工度		0.74	0.70	0.54	0.45	0.43	0.41	0.61	0.64	0.66

注:分工度是分工程度的表述,在本文中定义为: $1 - \frac{\sum x^2}{(\sum x)^2}$,其中x是每一产业、行业的就业人数。该值最大为1,最小为0。一般地,该值越大,分工程度越高,反之则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有关数据计算。

5.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是我国贫困地区分布最集中、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有592个,其中民族地区有257个,占总数的43.4%,其中属上述八个地区的232个,占总数的40%,这八个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24.7%,各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都高过全国11.3%的水平(表4)。少数民族聚居的蒙新干旱地区、青藏高寒山区、桂西北区、滇东南山区等,都是我国的连片贫困地区,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6.5%,人口6700万以上。

表4 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

	全国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内蒙古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贫困县(个)	592	28	48	73	5	31	41	8	14	25
贫困分布率%	100.0	6.1	5.4	6.5	—	3.6	6.7	0.7	0.8	1.6
贫困发生率%	11.3	15.4	17.8	19.0	—	23.5	34.2	18.9	23.7	18.7

注:①贫困县指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县。

②贫困分布率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③贫困发生率指各地区贫困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综上所述,西部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存量低,结构不合理,文盲、半文盲比例高,且高素质的人才仍在不断流出,使西部民族地区在人口负担不断加大的同时与发达地区之间“知识差距”继续拉大。它们既是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又是下一轮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

三、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

在世界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过渡的时候,我国政府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西部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就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开发西部民族地区,必须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而开发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以下

各点是重要的。

1. 制定缩小知识差距的发展战略

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短缺，“知识差距”大。要缩小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必须首先缩小“知识差距”。为此，必须制定缩小知识差距的发展战略，扩大各族人民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可选择的战略措施有：加速发展各类教育，扩大各族人民吸收知识的能力；加快通讯设施建设，扩大各族人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在人力资源开发上，把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提高人才配置效率作为各级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和核心政策。

2. 进行人力投资的制度创新，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

“制度是人类设计的规范人类相互作用的约束”。制度创新就是对现在制度的变革。在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上的制度创新包括：首先，中央政府和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要提高认识，树立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引擎的观念。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的支持力度，不仅通过立法和政府提供间接支持，以鼓励西部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技能和获取收入的能力，更要在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等供应方面提供更多的直接支持，以帮助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地方政府要把人力投资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而应落在实处。其次，改革人力投资体制。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它们的供给方是政府。政府要转变投资职能，全面地、无偿地为西部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提供基础教育，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卫生保健服务，以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第三，建立起规范的、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财政能力差的西部民族地区利用这种转移进行人力投资。

3. 提高人力投资强度，改革人力投资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西部民族地区人口预期寿命由50年代初不足30岁提高到现在的60岁以上，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文盲半文盲大幅度减少，专门人才也有很大的增加等。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强度普遍加强，突出表现在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或接近国家教育总支出占全国GDP的比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强度依然偏低，因此应进一步提高人力投资强度。就教育来说，应加大政府对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扶持力度，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普及基础教育，尽快普及中等教育，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学生实施基础教育费全免。全方位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及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民族高等教育，政府承诺为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家庭免费培养一名大学生，为那些多子女家庭提供助学贷款，为他们的后义务教育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要改革人力投资结构。政府投资宜着力于加强公共性强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服务；同时考虑到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财政投资也要在职业技术教育、后义务教育阶段有所作为，尤其是职业师范、中高等师范教育，它们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形成的“母机”，政府应重点发展。对于像“希望工程”及其他社会捐资助教助学，应鼓励他们把目标瞄准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职业技术教育、中高等教育上。在资金的使用上，根据各地区的资金来源和具体情况，成立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投资基金，以做到资金专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建设，尽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者的自由流动

市场化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提。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如果不经过市场配置,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和人力资本的退化。因此,要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建设,尽快把西部民族地区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促进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有些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国家计划渠道,获得了大量人才,人才比重很高,但这些人才集中于党政机关等非市场部门,利用率不高,又不准他们流动。因此在建立劳动力市场中,不仅是人才增量的市场化,而且主要还是人才存量的市场化,提高现有人才的配置效率。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鼓励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西部民族地区在配置人才时,眼光要远,不仅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未来;要宽,不要局限于本地区本部门,要放眼全国、全世界。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非正式和非正规就业,扩大就业面,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5. 改革人才配置制度

人才在市场和在非市场领域的配置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人才配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仅有的人才集中于党政机关等非市场部门,例如1996年党政机关从业人口占从业人口比重全国为1.6%,而几个西部民族地区的比重都远高于这一比重。因此要改革人才配置制度,从制度上鼓励有才干的人进入市场部门,去创造社会福利。

6. 加强和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卫生保健服务,优先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

卫生保健服务的改进是人力投资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强对西部民族地区卫生基础设施、医务人才的培养,建立和完善县乡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同时实行以预防性的基本卫生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卫生计划。设立公共卫生专项基金,使西部民族地区尽快达到公共服务卫生最低标准;加强母婴保健工作;对少数民族贫困母亲产前检查、分娩服务实行免费;优先帮助西部民族地区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考虑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多分布于致病水土区,地方病和传染病流行,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成灾面积大。因此,面向西部民族地区病残人口、受灾人口的补贴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加快通讯设施建设,扩大各族人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

进一步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广播与电视覆盖率;加快电信设施建设,大幅度降低城乡电话入网费和使用资费,提高电话、移动电话普及率。加速科技体制改革,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丹尼森. 美国经济增长趋势(1929~1982年). 转引自K. E 凯斯 R. C 费尔. 经济学原理(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 中译本537.
- [2] 世界银行. 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面临的挑战.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6-8.
- [3] 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Poor Countr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407-444.
- [4] Sandra E° Black and Lisa M° Lynch. Human-Capital Investments and Productiv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2): 263-267.
- [5] Robert W° Fogel.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3): 369-389.

[责任编辑 崔凤垣]